论人类社会生活的四种结构

张 郅

如果说人类社会历史的前提是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话,那么人类社会生活活动就是人类社会历史产生和发展的源泉,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然而在对人类社会生活活动的认识上,唯心主义哲学家由于从思维的、想象的、设想的人出发,而不可能研究真实的人类社会生活活动过程;形而上学哲学家由于只孤立地看到某人、某事、某物,也只看到某个人的感性生活活动,而看不到人类实践的生活活动,因此没有也不可能科学研究人类社会生活活动有机整体的发展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第一次对人类社会生活活动过程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和研究,他们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②他们还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象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在象唯心主义都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③由此可见,研究和描绘真实的人类社会生活活动有机整体的发展过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可是,人类社会生活活动有机整体的发展过程是纷繁复杂和发展变化的,要对人类社会生活活动有机整体的发展过程作全面具体的描绘和说明,显然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达到的。本文仅对人类社会生活活动有机整体的结构,从系统论、层次论、动态论、控制论的角度作些探究。

一、人类社会生活分类系统结构

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存在与意识或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但不能象有些学者以此类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中只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分,并以此分类来归纳与勾画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结构。^④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段名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⑤这段论断恩格斯曾誉为对于一切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⑥。马克思这段论断使我们看到:不但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中包括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各系统,而且在这个分类系统组成的结构中物质生活是基础,物质生活中的生产方式对各种生活系统起着制约作用。

那么马克思论断的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分类系统结构中各分类系统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关于物质生活系统。社会的物质生活系统是根据生活的物质过程来界定其范围的。由于生活的物质过程是物质的生产——物质的分配——物质的交换——物质的消费,因而社会的物质生活系统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物质分配活动——物质交换活动——物质消费活动的总合和过程。在物质生活系统中,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对其他三方面的活动起着决定和主

导作用，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就会产生一定的物质分配、交换、消费活动方式。

关于社会生活系统。社会生活有两种理解：广义的理解是指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生活，狭义的理解是指与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有区别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种社会生活。为了区别二义，广义的理解可称为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狭义的理解可称为人类社会的社会生活。马克思论断中的社会生活是指狭义的社会生活。那么，人类社会的社会生活系统相对其他生活系统的区别在那里呢？特别与物质生活系统的关系如何呢？马克思在这方面作了科学解释，他在给安年柯夫的信中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政治国家。”^⑦马克思这段论述说明了三点：1. 人类社会的社会生活系统范围既不同于物质生活系统、也不同于政治生活系统；2. 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社会生活系统的关系来说，是先有物质生活系统，后有社会生活系统，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一定社会生活系统；3. 人类社会的社会生活系统的所谓“市民社会”生活活动中，既有稳固的家庭、氏族、种族、阶级、民族等社会共同体及其各类型社会组织的交往活动，还有各种比较稳固的球队、俱乐部等，和各种很不稳固的临时性宴会、旅游、观众等正式或非正式团体的社会娱乐、比赛、社会聚合活动。所有这些社会生活活动是由一定生产方式决定的一定社会制度下进行的。

关于政治生活系统。政治生活也不是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有的，上面所引马克思的论述已表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市民社会生活，有了市民社会有正式表现政治生活的国家。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虽然紧密相连，但社会的政治生活系统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正如恩格斯论述的：“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⑧。政治生活系统虽然大量表现为民族、阶级、政党之间的政治活动，但最本质的表现是围绕国家政权的建立、巩固、运用等方面的活动。政治生活活动系统中有客观内容，也有主观内容。客观方面表现在有政治实体及其政治实体的客观活动，例如有政治组织和政治力量（阶级、政党、国家机器等）的政治活动。主观方面表现例如有遵守一定政治斗争规律的政治观点和政治觉悟等。

关于精神生活系统。精神生活系统包括创造精神财富的精神生产活动，也包括精神财富的分配、交换、消费的活动。在人类社会生活历史上，“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和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⑨后来，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分工扩大以及阶级出现，才使精神生产活动相对地独立出来。说相对地独立是因为在实际的生活活动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消费与精神生活的生产、消费是不可分的。例如：人们制造工具或生产物质生活需要的物品，不可能没有人的思想参与，人们的衣食住行也有社会规范观念和艺术美感等精神方面的内容；相反在精神生产和精神消费时、没有书刊、图画、乐器、电影等物质手段也是不行的。所以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只是相对地独立。作为精神生活活动的内容，马克思曾说：“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是关于他们同自然界的联系，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自己的肉体组织的观念。显然，在这几种情况下，这些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有意识的表现（不管这种表现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⑩由此可见，精神生活活动虽然因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不同的情况下而千变万化，但可以归纳为对自然（包括人体）

的自然科学认识活动，日常交往生活的社会心理活动，深刻和系统反映社会存在的各种形式的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美学的、哲学的、宗教的主观精神活动。整个精神生活是受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制约的，这正如马克思说精神生产时指出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⑩

归纳以上，说明马克思主义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生活活动的观点是系统论的观点，即首先把整个人类社会生活活动当作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的各系统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在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下，各系统相对独立地、有规律地向前发展；再者人类社会生活活动是各系统的综合体，具有不同于各单个系统简单相加的整体性的特征。

二、人类社会生活的分层统一结构

这里所谈的关于人类社会生活活动的分层统一结构不是对社会结构作经济基础的与上层建筑的划分，也不是象西方社会学那样以人的社会职业作为分层的依据，而是依据社会人群进行实际共同生活活动的形式、规模来分层，可以分为社会个人生活活动、社会集体生活活动、社会全体生活活动这三个层次的统一结构。

那么对这三层次的统一结构的分析应从那一层次开始呢？虽然马克思说过：“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⑪“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⑫但是马克思也说过：“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⑬因此，我们要首先从社会全体生活层次开始，继而分析社会的集体（共同体）生活，最后再分析社会的个人生活。

社会全体生活是指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中全体成员的共同生活。这种全体生活不是每个单个人生活的机械相加总和，列宁指出过：“马克思也推翻了那把社会看做……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⑭。因此，社会全体生活不是单个人生活机械相加总和、而是有新质内容的生活，个别人的死亡并不会使社会全体生活中断。由于社会全体生活受生产方式所制约，因而不同社会形态有不同的社会全体生活。如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生产关系是公有制，因而人们的共同生活活动是共同劳动、共同享受的简单生活活动。由于最初的生产活动只是“限于占有现成的、自然界本身业已为消费准备好的东西来再生产他自己的躯体”^⑮，所以当时社会全体生活只是“自然性”生活。后来随着生产与交换的发展以及私有制的发展，相断出现了阶级对抗的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生活活动虽然都是少数人剥削和压迫多数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⑯这说明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里的社会全体生活是“自然性——社会性生活”。因为“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⑰，土地财产表现为人们的“客观的存在方式，这种客观的存在方式是他的活动的前提”^⑱，所以社会全体生活还基本上没有摆脱自给自足的“自然的”生活活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和联系普遍发达，加上雇佣劳动资本为特点的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因此社会全体生活活动从整体上讲，已在经济方面实现了“社会性”社会全体生活。不过从全部“社会性”社会全体生活来说，只有到了消灭阶级对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达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劳动者为剥削者创造财富的基础上实现其“社会性”社会全体生活活动的，它的社会劳动活动也只有通过交换才成为一般社会性活动；而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为自己创造财富，劳

动活动一开始就直接是一般的“社会性”活动，共产主义劳动活动更成为全体生活活动中的直接、普遍的第一需要活动。以上说明社会全体生活活动归根到底受社会生产方式所制约。

社会集体生活不仅超越个体生活存在的限度或界限，而且不是各个个人生活活动的相加，而是具有新质的共同体生活。在不同时期，这种共同体生活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形式。根据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大概早在旧石器时期，家族、种族、氏族共同体取代了纯自然群居生活形式，当时以血缘关系居住一起、共同狩猎和采集、平均共享劳动成果；后来发展到部落阶段，全部落的成员不仅有氏族共同生活的特征，还有部落共同体的集体生活特征，即有部落的全体成员的活动，随后出现部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集体生活被地缘联系为特点的共同生活形式所代替；以后随着分工和交换关系的发展，产生贫富不均，有了私有财产，部族这种家长制的共同体生活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逐渐被以业缘关系为主的集体生活所代替。这样，具有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社会心理特点的民族就逐步形成。民族是比较稳固的大共同体，在民族中还分有阶级和阶层。在阶级社会的现实集体生活形式中，各阶级和阶层的生活活动是迥然不同的。

无论是社会全体生活还是集体生活都是由有生命的个人生活活动实现的，“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②表现自己的生活。这里说的个人不是想象中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③、是作为社会各种活动承担者和创造者的人们。在这里说的个人不是指某一具体的张三、李四等个别的人，而是指一个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④个人是从属于一定社会的，因而个人的社会活动不能脱离他生活的客观社会条件，“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象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⑤马克思还曾说过：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時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的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要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⑥个人的生活活动也不能脱离他生活的集体而随心所欲地自由活动，集体恰恰是个人才能发挥的舞台。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⑦个人的生活活动归根到底是由现实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倘若个人硬不顾生产方式的现实性、而企图倒退或超越现实的生产方式，那么就会象“唐·吉珂德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⑧在社会、集体生活条件下和一定生产方式的前提下的个人生活活动包括那些内容呢？就其个人的生活需要层次来说，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四个层次：生存、享受、发展、能力表现的个人生活活动。这四个层次的具体内容在私有制社会与公有制社会是不相同的，在私有制社会里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个人生活四层次的具体内容是根本对立的，其原因是剥削者的个人生活是依靠被剥削者的劳动活动而自己不动。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都将同等地、愈益充分地交与社会全体成员支配。”^⑨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个人生活包括“人人都必须劳动”之后的个人生存生活活动（包括衣食住行婚姻等方面的活动）、享受生活活动（包括各种文体娱乐等方面的活动）、发展生活活动（包括各种学习提高等方面的活动）、能力表现生活活动（包括劳动中、交往中

以及政治、道德、科学、艺术、体育等活动中能力表现活动)等四个层次。

归纳以上,说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生活活动的主体是用层次论的观点看其活动结构的,虽分为三个有区别的层次(不同社会形态、三个层次有不同的内容),但马克思主义认为不论那个社会的三个层次的生活活动在实际过程中都是统一的结构。这诚如马克思说的:“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人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必然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②

三、人类社会生活的动态发展结构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还可以将人类社会生活活动的结构看成基本生活活动和现实生活活动的动态发展结构。这里讲的动态发展不是从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引起社会结构的动态发展。而是从人的生活活动出发,来看人类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生活活动的动态发展结构。

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生活活动,马克思曾作过深刻的论述,他说:“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③马克思这段论述说明了:1、人类基本生活就是为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活动,它主要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活动,这种生活活动与物质生活本身是有区别的,这正如马克思说的:人类必需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不仅直接“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④2、基本生活活动对于人类社会历史来说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这就是说人类能生存和发展,才有发展的人类社会历史,而人类的生存就必须以谋取生存的活动——基本生活活动为基本条件。3、基本生活活动是“第一个历史活动”,这个“历史活动”是永恒的,诚如马克思说过的:“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⑤4、基本生活活动就是为完成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这个问题“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⑥,这个条件解决了,那么人类社会历史中才有其他各种各样现实的生活活动;如果这个问题没解决,那么人类社会历史的生活活动还要从头起;而人类社会历史中的现实生活活动都与基本生活活动问题解决程度有关,这诚如马克思说的:“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时间就越多。”^⑦

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初期阶段,满足人类基本生活活动需要的生产活动占据了人类的全部时间,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和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扩大和深化、那种完全直接“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下”^⑧进行的生产劳动活动,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比重越来越少。恩格斯说过:“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假定我们暂时认为这个范畴在这里仍然有效——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⑨。这说明基本生活活动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并非永远是人们的主要生活活动。人类社会历史一定阶段上的现实的物质、社会、政治、

精神生活活动,这四个方​​面究竟突出哪个方面也是历史地变化着的。例如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政治生活活动就成了社会、集体(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双方),个人生活活动中的最重要,最突出的生活活动;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属于政治生活活动的阶级斗争也就不存在,国家和政党活动等也就不存在;在那时精神生活就成了人们最突出的生活活动,因为那时已有了极大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人们不仅不把生活活动主要放在为生存的活动方面,而且整个物质生活活动方面也不是主要的,主要的生活活动是放在自由时间的能力全面发展方面。

上述说明人类社会生活活动中的基本生活活动在参加人数规模和时间的比重上是动态发展的,这种发展趋势是:开始基本生活活动与现实生活活动是一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基本生活活动与现实生活活动越来越不一致,特别在生产力和科学进步的情况下,现实生活活动越来越显出它的复杂性。例如有人把现在或不久的将来称为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的现实生活活动——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活动都要通过信息传递中心来协调,一个庞大的伸展到每个角落的通信信息网能把亿万用户终端同各种大型计算机、数据库联系在一起,也使政府机关、工厂企业、商业、金融财政部门,新闻出版、卫生、科技、教育等事业单位,以至每个家庭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人们的生产、工作、交往、物质消费、娱乐、学习、表现才能等生活活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仅从现实的生产活动的情况来看,由于信息业的发展,就改变了从事生产活动的人数结构形式。拿美国来说20世纪以前,从事农业的人口占优势,到20世纪以后从事工业的人口就占优势,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从事工业生产的人数比重就开始下降,逐渐使从事信息行业的人数占住了优势。

归纳以上,说明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用动态论的方法可以将人类社会生活活动中的基本生活活动和现实生活活动看成一种动态发展结构。

四、人类社会生活的控制反馈结构

对社会人们实践的生活活动来说,可以看成主观内在活动见之于客观外在活动过程的控制反馈结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②6}社会人群在实践的各项生活活动中,表现出社会的人不同于其他动物活动的特性是有生活活动的能动性和目的性,而能动性和目的性均属有意识性,马克思说过:“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②7}然而,人们主观意识性的内在活动见之于外在活动的结构是怎样的呢?这两种控制反馈结构。

第一种控制反馈结构是一般意义上的和比较稳定的、并表现为内在活动见之于外在活动的实践过程中,有“输入→贮存→输出→反馈后的新的输入……”一般程序:1. 输入程序“最先和最初的东西就是感觉”^{②8},但感觉只能反映客观对象的局部;而要反映客观对象的整体还要上升到知觉和形象化的表象;“人的感觉、知觉、表象和一般意识看作是客观实在的映象”^{②9}、“表象不能把握整个运动……而思维则能够把握而且应当把握。”^{③0}因此,思维是认识系统的高级阶段。2. 在思维之后是知识的积累、科学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的科学)的形成等存在方式意识活动,这诚如马克思说的:“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③1}这些存在方式的意识由于世代相积累和沿袭,生活在一定现实生活活动的人们就既受他一定现实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又通过继承和学习前人积累的各种知识,而形成对现实生活的信仰、理想、评价标准、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等观念性的意识贮存在大脑中。这些观念能在较长时期和较大范围对每个人实践的生活活动起控制和调节作用,例如我们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首先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中

学习得来的，而有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仰和理想之后，就将在我们终生的全部实践的生活活动中起控制和调节作用。人生观和世界观更是如此。3、但从直接改造客观对象的外在实践的生活活动输出程序来说，人们的信仰、理想、评价标准、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等作为深层次的意识、还要通过意识的意向活动这一中间环节活动过程。作为意识的意向活动过程，由于是从内向外的输出过程，因而意向活动的过程是离客观对象由远至近的程序；人们在知识和信仰、理想、评价标准、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等控制和调节下，首先是认识和确定自己的需要，再根据需求和可能择定外在实践的生活活动的利益目标，利益目标的刺激引起外在实践的生活活动的动机（动机这个意向活动包括愿望、兴趣等倾向），动机直接导致倾向性强的态度，态度是直接与作用（改造）客观对象的外在实践的生活活动相连的，它是外在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准备的意向活动，态度包括认识、情感、活动准备等外在实践的生活活动的定向或定势活动。4、当在作用一定客观世界的外在实践生活活动过程中，取得新的认识又反馈到新的“输入→贮存→输出”程序中。以此循环不断，使人们的实践生活活动也不断地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以上是人们主观意识性的内在见之于外在实践生活活动的一种比较稳定和一般意义上的控制反馈结构。另一种是在变化的现实生活中的控制反馈结构。在变化的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②，因此，就要有一种能根据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条件、关系、规律、使自己内在见之于外在的实践生活活动与其相适应的“控制调节器”，这种“控制调节器”就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能把自己从现实生活条件中抽象出来，通过认识和评价自己的内在见之于外在实践生活活动现状是否与变化的外界现实生活条件、关系、规律相适应、并通过对自己实践的生活活动的后果有清楚的认识和评价等进行不断地控制和调节现实生活中的实践生活活动。显然这种自我意识不是那种唯心主义的能支配一切（包括客观外部世界）的绝对精神，而只是“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③因此，自我意识归根到底是受现实生活的客观情况制约的，是根据现实生活的客观变化情况而控制和调节自己的实践生活活动。

归纳以上，说明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用控制论的方法，可以将人类社会的人们实践生活活动看成是控制反馈结构。

由于人类社会生活是人类社会历史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因此，通过对以上人类社会生活四种结构的分析，可以为研究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等分类结构、以及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提供根据和方法。

注释：

①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第3卷，第29、29页，第46卷上，第492、393、471、483页，第3卷，第514页，第42卷，第123页，第46卷上，第21页，第42卷，第122、122—123页，第3卷，第31—32页，第46卷上，第120页，第42卷，第97页，第34卷，第163页，第42卷，第96—170页，第2卷，第245页。

②③⑤⑥⑦⑧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31页，第2卷，第82、117页，第4卷，第320—321、482页，第1卷，第30、24、29、29、82、349、25页，第3卷，第508页，第1卷，第18、270页。

④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第1页。

⑭⑯⑰ 《资本论》第1卷，第92、99、208—209页。

⑱⑲ 《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第2卷，第273页。

㉑⑳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6、246页。